



察察有理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周六下着雨



对于资深中年人,工作和生活经历都足够丰富,很难再有波澜壮阔的激情,或者心如死灰的消沉。日子是一碗温吞吞的馄饨,五味杂全,怎样更有滋味,看你还有什么手段,加进去什么佐料。

周末是众多打工仔的盼头,虽然早上照常查房。因为病人随和体谅、语言温馨:周末都不休息啊,赵医生辛苦了。这种氛围很容易培养马斯洛的第4个需求层次:尊重需求。

结束5天辛苦工作,进入轻松状态,还有周日保底,周六是最恣意放纵的一天,没错,金周六银周日。这周六早有一位杨姓小妹安排请我俩吃饭。说是小妹,也是和我等半百之人比较,在00后开始步入社会的年份,90后也不敢自称年轻。

小妹说我俩已经请过她几次,这次怎么样也要回请。说来就惭愧,小妹有点文艺,像极我年轻时的矫情,便喜欢她。朋友们AA出去玩耍时顺带捎上,算账时以家庭为单位,她吃的是百家饭,人情却计在我俩头上,实在受之有愧。

小妹到医院等我下班。长发白裙,耳坠孔雀羽吊饰,明眸皓齿走进办公室时,赵医生正埋首几份病例签字,口里交代病人医嘱,不亦乐乎的忙碌。看美女走近问什么事,小妹满脸懵逼,恍然大悟是杨家妹。小丫头平常和我们厮混,素面马尾,休闲装运动鞋,爬山涉水显示年轻的優勢,哪想有这款淑女味道。

她请我们吃石龙溪天源火锅,新近朋友圈传得很火。近些年,凡是我可以提参考意见的饭局,都定在中午。一是白日时长好消食,不易长胖;二是时间局促,少了酒水推杯换盏,节省不少精力。

进门处,一面白色长墙,中开圆洞,洞口望去,一棵开着紫花的树。绕过白墙视野豁然开朗,几道浅水把宽阔平台分割,分散摆放着黑色桌椅。白墙下矩形浅池,正中伸出黑色石砾铺就的平台,隔着岸数米,尽头处一株紫薇花开点点,衬着白墙映在水里,三面环水近不了身,可远

观不可亵玩,恰似佳人在水一方。

房间环境不错,碟碗等器皿簇新,火锅底料凝固成太极阴阳图案,不得不佩服厨师的匠心。但火锅就是火锅,饶是秀色可餐,也改变不了赵医生对辣的敏感,几小时后,阵发性腹痛辜负了一众食材。

吃罢午饭,天空密密细雨,纠结着要不要去下一个网红打卡点——火烽山阳光玫瑰山庄。早已在朋友圈和花友群里,对那位同龄女主花园里盛开的玫瑰羡慕神往,雨水来得不是时候。

但是深知说等几天,也许就是一年,春天已逝,不能错过夏的灿烂。我和杨家小妹决定风雨无阻,咱家司机知道他的话语权微弱,不做无谓劝告,打着呵欠导航到了山庄,赶紧去补充中年男人的午睡。

我对所有的花都心怀敬意,不管它们深红浅紫、繁花弱瓣。每每注视它们,看万千颜色、花型各异、枝叶变换,便由衷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它们怎知在黢黢、黄兮兮、黏糊糊的泥巴中,吸收需要的元素,就着水分和阳光,开放出红黄蓝靛紫的美丽。

进得山庄,曾有一面之缘的女主人谭姐,热情引领我们参观她的花园、露台。参观时,我俩不时发出“哇哇”的惊呼,置身图片和视频中的美丽庭院,这是正常反应。看红衣长发的谭姐裤腿高挽,陪着我们,不停歇地收拾枯枝残花,知道美丽背后的付出,心里羡慕她实现了多少女人的田园梦。

谭姐介绍山庄的玫瑰多达400多个品种,在我看来,每个品种都花开娇媚、色彩艳丽,雨中颤颤巍巍然是美妙。谭姐尤说:你们来得晚了些,现在花期稍微过了。联想家中几株玫瑰,又是杀虫灭菌,又是剪枝施肥,依然开得勉强。这差距,如高考600分,正自知足,才发现别个班上最后一名660分,很是让人羞愧。

然而山庄的花,不独玫瑰,还有百合、雏菊、大丽、玛格丽特等众多品种,好似赛花会一般,几自鲜艳姿色各异,隐藏着由盛转衰的茶蘼,枝叶繁茂地半掩了园中小径。还有那一平台的多肉,实在让人色美不已,暗自思忖体量不大的女主人,怎能打造出这样规模的花园。

离开,自然不能空手而归,观花时便觊觎那丛雏菊和玛格丽特,谭姐客气半卖半送,还外搭请我们吃晚饭,实在吃亏。便想着下次到山庄避暑,山庄房间是女主人心爱的玫瑰花名:伊甸园、牧羊女、阿班斯……

杨家小妹收获更大。谭姐的山庄修建后,来了猫、来了狗,爱花的人也都爱心,便收留它们,一只猫下了4只仔,正愁没地方送,小妹看到巴掌大的猫猫,便舍不得放下,立马决定收养。我也喜欢,但男人不允许,瞧,这就是单身的好处。

杨小妹说给小猫取个名字,她喜欢水果,我说那就叫“杨桃”,她便唤它“桃子”,下次,我写桃子故事给你们看。



同行同根

蒋兴强 著

然而,幸运的人总是极少,这些老板们大多拉得越多赔得越多。

近用汽车运输的昆明、贵阳、遵义老板少则一车赔万儿八千元,远用火车运输的哈尔滨、长春客商一车亏三万五万。尽管收货的与日渐少,果农见一年的辛苦没产量,纷纷都让菠萝在地里等价。眼见菠萝从青到黄,由黄变烂,人等货不等,你不卖人家卖,不到一个月,客越来越少,原来3元不卖的一地菠萝,现在一两角也没人要了,不少果农站在地里泪流满面。

正在收香蕉的张勤立即给集团去电话,不待对方研究答复,就顶住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带上一个女同事去大小南溪、中越红河两岸和蚂蟥堡、南坪、新街、坝沙等一带菠萝山订货,又把正在广西柳州收甘蔗的覃新调到贵州兴义市市长驻黔西南州盘江饭店,专门联系车况好、讲信誉、常跑黔渝线的车辆,自己则和“二拐”一起亲临菠萝地里验货装车。

收菠萝,不仅工作量大,老板还须戴着手套像捧刺猬般一个一个验质,稍有疏漏,压伤碰伤没发现,或成熟度偏高,货在途中就“稀”了。

菠萝还分草菠萝、香菠萝两种。前者大而味淡,后者小而香甜。收货时,一般按半公斤的标准起步,上不封顶,个大的比例占得越多越好。而个大的香菠萝与一般的草菠萝又形状相似,没有明显区别,不少缺乏经验的老板,往往出了高价,还不知道买了车卖不出去的“草”货。要寻得好货,汽车常常走村串寨过几段不足轮胎宽的机耕路,蹚一些“哗哗”流着溪水又估不准虚实的小河。车绕来绕去大多停在山腰间,还有一条摇摇晃晃的索道远看,象一条岌岌欲坠通往亡魂的天梯。近看,又如漂在山雾里的一叶舟筏。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和驮着一筐筐山货的骡马走在上面,连绵不断,不慌不忙。

这天,在大南溪山里的一座索桥头收货。车一停稳,“二拐”就上山监督果农砍货,驾驶员说是马达有问题也买零件去了,留下张勤一人。张勤被排在桥头那一筐筐黄灿灿的菠萝陶醉了。从运过来的货观察,竹篾藤筐都用尼龙袋细心地铺垫着,采装也小心,菠萝没有砸伤压伤,形正个大,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公斤以上的。突然,传来一声呻吟。张勤抬头一看,只见对面山上一位拄着棍子的老大娘,背着一筐菠萝颤巍巍的向桥头走来。那样子好比失去阿毛的祥林嫂,还弱不禁风。张勤向大娘跑去。她刚上索桥,脚跟漂浮;再跑十余步,天摇地晃;往下一看,一阵晕眩。“妈呀——”“蹲下蹲下!闭上眼睛!”一个焦急的声音在提醒她。她本能地蹲下,闭上眼睛。在紧张、惊恐中,她被人搀扶着,恍惚过了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流又漂洋过海到了坚实的彼岸。当她胆颤心惊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坐在黄澄澄的菠萝前,那大娘却“啦啦啦”笑出了泪。“好了好了,都怪我这病连累了你,以后就能过了。”

6

张勤让自己平静了一会,便赶紧验货收秤。然而,货刚装一半,就发觉筐子比开始装得少,反而重量还多十几斤。初看菠萝大小形状熟度无异,细瞧色泽硬度大不相同,她用手指轻轻一压,菠萝就凹下去一个小坑。又取来两个破开对比,先收的水分正常,肉质鲜黄,后收的水分过量,肉质呈黑色。一个穿得干干净净村干部模样的男人眉头微微一皱,故着镇定:“是一块地的货。”

主人光着膀子、叉着腰,也狡辩:“大小熟度形状都对呀?”

旁边,静静地站满给主人帮忙的邻里。

张勤知道村干部是光膀子的弟弟,即便菠萝烂完,他也不会说公道话。她拿了个尼龙袋,装进十余个菠萝。“先别话说清楚,我们去县里化验,你这后面的如洒了上水药,我们没法运输,整车货给你,各种损失你得赔偿。如没洒药,所造成的损失我赔偿。”

主人一愣,马上砸烂一个菠萝,一连啃了几口,又“啪啪啪”拍着肚子,“有上水药,我还敢吃吗?不管你找谁化验,这货不装,别想动车。”

所谓“上水药”是让果子加剧了对根部水分的吸收,水果增水增重,不能运输储存,里面仍然没有危害健康的成分。张勤不理睬他要猴唱戏那一套。但是,打官司要时间,后面几百吨货一过期,几万元定金也泡汤。怎么办?

(七)